

维

正

金

侠

圆



尙令天爲甘雨，把對針取出來呢，但凡練

就是得勝的兵刃，拿起甘雨兵刃來，都是一

2

上不算拿草，自己明知道，和尙是以逸待勞，自己一橫，由腰中取出一對雞爪練子瓜，雙手擎爪

，口中說道，老方丈，干成久聞方丈的大名，早就有意領教，奈無緣相會，今借貴寺的月台，正好領

3

教，方丈請求進招，于成情願奉陪，說着話二人將要動手，猛然由打東廊下縱上一人，高聲喊道，于

4

老俠客，練子爪乃生平絕藝，天下皆聞，方丈的雙針，世間罕有，于老俠客已然領教過濟源禪師，

5

請老俠客暫且旁觀，待我與方丈請教，于成扭頭觀看，看這位老者皓首銀髯，非是別人，正是畫地無

6

形隱避俠，甘雨甘鳳池，于成心中暗暗感激甘雨，並非感激別的，因爲自己勞累不堪，此時若要與濟

7

慈接戰，必然落敗，皆因這口氣還沒換過，甘雨這一上來，不用說他與和尚動手，只要他與和尚

8

俠說幾句話，我這口氣難換過來瞧，于成向來就是這種脾氣，有台階就下，遂回頭向甘鳳池說道，老俠

9

客既願意與方丈比試，于成情願旁觀，說着話往後撤身，活動自己的身體，此時方丈濟慈一見甘鳳池

10

圖，雖然臉上不掛怒容，心中暗含着咬牙忿恨，心說，甘鳳池他原受鐵善寺之請，他反倒暗助童林，以這等吃裡爬外反復無常的小人，我正要找你，此次你來到月台之上，你豈不是自找其死，我先把你結果性命，然後戰敗于成，再與我師弟報仇，想到這裡，遂含笑向甘雨說道，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畫地無形隱避俠甘老俠客，今天登月台，莫非是要與小僧比試嗎，小僧情願以雙針奉陪，甘鳳池聞言

第說道，方丈且慢動手，皆因在下在白馬河甘家堡，掘土蓋房之時，由土內得着一對兵刃，乃是稀世之珍，無價之寶，可就是不知道兵刃的名目，我想方丈，乃武術大家，博學多聞，武學的一切，可稱博古通今，無一不曉，不才甘雨，先與方丈請教兵刃的名目，然後再爲動手，我想方丈，乃是道德高人，絕無吝嗇，必當賜教，說着話一撩自己米色綢子長衫，囁嚅一聲，由衣襟之內，取出一對兵刃，掌中一托，遂說道，請老方丈觀看賜教，濟慈一看，大吃一驚，觀看這對兵刃，大約有、

《把武術學成，勿論什麼物件，拿在手中，

尙把這對雙針擎在手中，于成此時可就說不

了，尙把這對雙針擎在手中，于成此時可就說不

銅，非鐵，非鋼，非金，藍汪汪的顏色，在前有兩個龍頭兒，好像如意鉤兒一樣，下面有一個龍頭兒，在手中一托，是非常的好看。和尚一看這對兵刃，不由得心中暗自爲難，我要說認得這對兵刃吧，自己是真沒有見過，我要說不認得吧，當着天下的英雄俠客劍客，自己臉上够多麼難看，想到此處，正默呆呆的一陣發怔，此時又聽甘雨問道：這對兵刃叫什麼名目？請方丈明白賜教，望方丈不惜珠玉，勸速速示知。老和尚一着急，看見這對兵刃上有回頭的鉤兒，遂順口說道：甘老俠客這對兵刃，莫非是一對寶鉤嗎？甘鳳池聞聽，暗暗點頭，心說：這個老和尚，真有點兒見機呀！遂又問道：寶鉤却是寶鉤，但不知他喚作何名？這一句話，反把和尚提醒，濟慈心中說道：在戰國時代，吳王闔閭，命鉤師會造一對寶鉤，名叫吳鴻尾鉤，今甘雨所得的，莫非就是此鉤？是與不是？待我問道，遂向甘雨說道：

閣下這對鉤，莫非是戰國吳王所造的吳鴻尾鉤？那對寶鉤嗎？可不定是不是？小僧斗胆冒言，甘雨聞聽，暗暗的點頭，心中想道：濟慈果然的博學多聞，遂含笑說道：老方丈既說是吳鴻尾鉤，我想必是此鉤無疑了，不才甘雨得此寶鉤，未能遇見高人，今得遇方丈，正好請教，說着話將雙鉤一分兩門，和尚向左一閃，用左手針找甘雨的手腕，甘雨撤手進招，二人殺在一處，各施所能，以先和尚還不知道甘雨雙鉤的招數，以後一看，原來甘雨雙鉤的招數，與雙劍的招數相彷彿，和尚這才不甚留神，這二人在月台上動手，惟有兩旁俠客，看的清楚，但見濟慈和尚，走開了行門，讓開了過步，別看他二人動上手，真是一點兒露空的地方都沒有，這兩個人動手，真稱得起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，二人戰了足有三十餘個照面兒，並未分出勝敗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就聽東廊下有人喊道：甘老俠客暫且住

第二回

平，老方丈只慢進招，待我來領教。隨着聲，有一人手持寶劍，縱上了月台。甘雨聞言，收招撤步，方丈往圈外一縱。二人舉目一看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秋田秋佩雨，書中代言，方才濟慈上月台，要命戰平成之時，衆位俠客皆知道平成年老氣衰，衆位俠客的心裡，全都要上月台，會戰濟慈，就在一怔神的工夫，所以甘雨走了前步，先上了月台。替換于成，衆位俠客只得在下面觀看，甘雨與和尚動手，皆因此陣看甘雨不能取勝，惟恐甘雨有失，趁此勝敗未分之時，北俠這才亮劍，縱身形來到月台之上，甘雨會戰和尚，當時不能不搶風，和尚的步眼活潑，掌中的雙針的招數，非常厲害，自己可是把子戒換下來啦。如今動上手啦，可又不能往下退，正在這麼個工夫，北俠秋田由下面上了月台，此乃很好的台階兒，遂回頭向北俠說道：老俠客既要領教高僧，甘雨情願相讓，說着話轉動身形往後側退，紫面伽藍佛濟慈，見北俠蒙劍往前面一站，只得含笑口念阿彌陀佛，遂即說道：我打量是何人，原來是北俠客，小僧久仰大名，閣下三十六路天罡劍，可稱天下獨步，小僧早就有意領教，怎奈無緣，今日機緣緣巧，小僧可以請教了。北俠聞聽說道：方丈說的那裡話來，秋田不過微末之技，何勞高僧誇獎，不才久仰高僧自立一家，名聞天下，秋田遂得領教，乃秋田之宰也。說着話將劍一舉，作出舉火燒天的架式，遂聲道：方丈請，和尚將雙針一捧，也道了個請字，北俠寶劍迎着和尚的頭頂便擊，和尚見劍臨近，左右一上步，躲過了寶劍，用右手針直奔北俠脣下便刺，秋田將劍向下一垂，欲截斷和尚的手腕，濟慈即忙撤手抽身，向左換步，左手針够奔北俠的胸前，北俠雙手捧劍作斜道繞步的姿式，用寶劍往上截，濟慈急忙往回撤手，秋田跟着走了個播草尋蛇迅風掃葉，那個招數八來的急快，寶劍直奔和尚的脖項而來，和尚趕緊矮身形，用了一個金蛇串地，北劍隨着換勢進招，二人戰在一處，寶劍雙針各施所能，正在勝敗難分時候，猛聽東廊下有人喊道：二位棋逢對手，何必酣戰，待貧道我來領教，話到人到此人已經上了月台，口念無量佛，北俠撤劍往圈外一跳，左手背劍，

西日鷗看者，原來南極星司馬空，北劍接着說道：仙長鶴駕既臨月台，不才已領教過了，請

仙長與高僧比試，說完了話跳下月台。司馬空向和尚說道：從古至今，僧道談劍，乃是一場樂事。今  
司馬空劍術不精，不揣冒昧，上得月台，願領教方丈雙針的絕藝，說着話將劍舉起，作出恨蝠來遲的  
架式，和尚一看，心裡叫就明白啦。這一次伊等分明是特地車輪戰，出家人焉能懼怕你們，心說，所  
有你們這一千俠客，也不是誇口，完全放不到老僧的心上。今天我都要看看你們的能爲，將你們戰敗  
之後，然後我再把童林鎮東俠戰敗，想到這裡，遂向司馬空說道：久聞閣下鍾馗劍五手，乃是天下絕  
劍藝，今小僧得會高人，正好領教，說着話將雙針一分，南俠寶劍直奔和尚頭項擊來，和尚見寶劍來到  
俠，不慌不忙，雙針作十字架，往上一迎，南俠心中想道：和尚你上了當啦，我這寶劍，名叫巨闕，能  
够斬鈞，刺鐵，切金，斷玉，這一劍不但把你的雙針斬斷，還要將你劈爲兩斷，想到這裡，將寶劍往  
同一下落，不料想和尚這是誑招，見劍離雙針切近，濟慈身形往下一矮，隨着往左一上步，右手針直奔  
司馬空的小腹便刺，司馬空嚇了身冷汗，心說：好快的招數呀！司馬空身形只得向後倒退，跟着用劍  
往下一落，意欲斬斷和尚的右臂，和尚急忙撤針，將要換式，焉想到司馬空趁式用劍往前一遞，衝着  
和尚小腹便刺，這一招名叫鍾馗逐魔，和尚趕要往右一閃身形，將劍躲過，用左手針，向司馬空脅下  
便扎，司馬空急架相還，二人戰在一處，約有五六個照面兒，就聽東廊下有人說道：南俠寶劍確高強  
八，和尚雙針無敵，二位應當住手，我還未與高僧領教，司馬空聞聽，撤劍跳出圈外，和尚撤雙針，舉  
集自觀看，有一人順着台階兒，上了月台，細看非是別人，正是風流俠鐵扇仙，張鼎張子美、濟慈手打  
問心說道：久聞閣下人稱鐵扇仙，專講究的是點穴，小僧對於點穴學術，也會研究過幾日，今日得見  
閣下，正好請教，遂向司馬空說道：南俠客，千萬別下月台，你老人家與我二人觀敵，說着話分雙針  
5，向張鼎說道：閣下請進招。張鼎聞聽，只得點頭也說了一個請字，左手指着劍訣，右手擎着鐵扇子  
，左手一晃，右手扇子直奔和尚的華蓋穴點來，濟慈不慌不忙，將身形向左一上步，用右手針往張鼎  
腕子上一搭，張鼎往回一撤手，和尚的左手針，用的是秀女穿梭，直奔張鼎的雁翅穴便點，張鼎用右

手鐵扇子，用了一個摟膝扭步抱虎推山，和尙用雙針在外一分，這招叫播雲現日，張鼎一反手用了個鑼風貫耳，和尙用的是雙手分雲。這二人一招一勢，一來一往，招數是變化無窮，二人正在戰的不可開交之際，猛然間由東廊下，有一人竄上月台，抖丹田一聲喊道，二位暫且住手，我來與和尙當場領教，和尙往後倒退，張鼎扭項回頭，彼此觀看來人，只見此人長的好樣兒，身量在中等的身材，還高着一齊，細腰扎臂，雙肩抱攏，猿臂蜂腰，身穿土黃布的褲褂兒，白骨頭扣子，左大襟，足下高角襪子，兩隻大酒鞋，小辮在脖子上一搭拉，外罩藍粗布大褂兒，又肥又大，腰中繫着一條絨繩，手中托定子母雞爪鴛鴦鉞，往臉上看，紫微微的臉面，劍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有輪，細長的脖子，太陽穴凸着，眼睛怒着，腮幫子凸着，氣眼垂足的，精神百倍，器宇軒昂，二目神光炯炯，列位，來者非是劍別人，正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，書中代言，皆回童林坐在東廊之下，觀看衆位俠客，一位位抖擞精神，輪戰濟慈，童林回頭向左右一看，兩旁未動的就剩下自己師兄普妙，與那位苗澤苗潤雨，還有老哥哥鎮東俠侯庭侯振遠，這三位沒上月台，南北二俠，與甘張二位，不能取勝，似乎這三位再上去，也未必說必勝，自己又一想，所請的天下的英雄，與各位俠客，一位位不顧性命，在月台上動手，論起來都爲的是我童林，我若不興一家武術，豈能够釀成今日之禍，難道說我真等候老哥哥鎮東俠上去，不能取勝，我再上去嗎，又一想莫若趁着張鼎未敗，我上得月台，仰着平生所學之藝，勝的了濟慈，我的門戶，無俟宣揚，自然光大，若要勝不了濟慈，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，童林哪童林，第你今日還想生存在天地之間嗎，想到這裡，自己把心一橫，伸手打開包袱，取出子母雞爪鴛鴦鉞，一八縱身竄上了月台，鎮東俠一手未能抓住，童林已縱上了月台，和尙一看見童林，親自登月台，心中想道，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設擺重陽大會，我就爲的是你，你如今上來正好，我還怕你不上來呢，想到這裡，遂向童林說道，對面來的莫非是鎮八方紫面崑崙童俠客嗎，童林聞言說道，老方丈明知，何必故問，不才童林，觀看方丈武術精奇，我早就有意上月台，領教高僧，皆因方丈會戰各位俠客，俱

雍

都是勝負未分，童林相見之下，一時技癮難忍，這才上月台。與方丈請教，和尚聞聽，含笑說道：久聞閣下，興一家武術，掌法精奇。小僧耳內早已貫滿，今幸得會閣下，小僧先領教閣下的掌法，然後再領教閣下的雙鍼，不知童俠客可肯賜教嗎？童林遂將雙鍼合在一處，遂說道：比試掌腳也可，遂將雙鍼放在月台之上。和尚將雙針也放在月台之上，濟慈在月台當中一站，雙掌往一處一合，作出童子拜佛的姿勢。口中說道：童俠客請來進招。童林並不答言，左手向和尚面門幌，右手對准和尚面門劍，用了一個穿掌，底下就是一腿，這一招名叫屈腿，這也就是老和尚，若換個別人，他顧上顧不了下，一個招顧不及，一個招打上都不輕。和尚兩隻手上下一分，右手穿童林上面的掌，左手往下一切，够奔童林的脚面，童林右手與右腿往回一撤，左脚用了個鈎掛連環腿，左掌用的是惡虎扒心，和尚換勢繞步，又躲過童林這兩招。和尚跟着進招，童林接架相還，二人戰在一處，和尚一看童林的掌法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招招有勢，勢勢有法。濟慈暗暗佩服，心中說道：也就是我濟慈，如若還別人，早就敗在童林的掌下。和尚又一轉想：我與童林本有誓不兩立之勢，我何必與他比試掌法，莫若用雙針把他結果了性命，想到此處，和尚往回一撤身，用了個金雞三展翅，走出閤外。童林見和尚臨走留招，也不敢向前再欺，恐怕欺敵必敗，自己只得定住了架式，向和尚說道：老方丈因何掣肘不前，和尚集丈自擇。和尚聞聽，點頭說道：那麼小僧當場領教兵刃吧。說着話一下腰，將雙針擎在手中，此時童林將雙鍼擡起，兩隻手往左右一分，往前一邁步。童林龍騰虎視，雙手捧鍼，和尚左右手托雙針，作大鵬的展翅架式。童林跟着往裡進招，左手鍼向和尚面門一挑，右手鍼向和尚面門便扎，濟慈向右一步，用左手針刺童林的右臂。童林右手鍼往回一帶，打算用月牙子將老方丈的手，不提防濟慈左手針撤回，右手針直奔童林的胸膛扎來，童林向右一上左步，左手鍼鵝眉翅，打算把和尚的雙針咬住，和尚的手快，往回一撤手，童林右手的鍼順前一推，直奔和尚的脖項而來，左手的鍼跟着也往

7

前進。這一手名聲十字扶喉，和尙用了個藏頭縮項，向右一閃身，換勢用左手針直奔童林的脣下刺來。童林左手鐵往回一圈，用了個懷中抱月，和尙只得往回撤針，遂向右一閃，右手針直奔童林的胸膛下。童林用右手鐵往外就掛，和尙往回撤針，這兩個人身形一轉，戰在一處，真是勝負難分，東西兩廊下的英雄，連大聲出氣的都沒有。一位一位瞪着雙睛，站在月台上觀看。西廊下的衆英雄，恨不得童林當場被打，方消胸中之氣，東廊下的英雄，恨不得童林戰勝和尙。方趁心意，書中暗表，法澤法廣，暗中知會西廊下的衆英雄，與本廟的門人弟子，把兵刃預備在手底下，倘若方丈不是童林的對手，大家一齊亮兵刃，與童林決一死戰，鎮東俠一看，西廊下這種形狀，遂暗中命徒弟，知會衆位英雄，正預備好了兵刃，以防西廊下的暴動，衆人各自打包伏將兵刃亮出，彼此預備。觀看月台上二人的勝負，怎奈童林與方丈，這兩個人，決鬥正酣，此時要想分出勝負輸贏，實在是萬難。可雖然是這麼說，俠這二位的能為，總算是比肩，若是有一頭弱的，也早就分出勝負來啦。什麼事都有個湊巧，方丈雙手捧針，直奔童林的肚腹便扎。童林此時應當用鐵接架他的雙針，童林一想，我若用雙鐵一找他的雙圖針他仍然還是便搭，我們兩個人的勝負還是分不出來，童林又一想，和尙能為不在我以下，今日我要打算贏和尙，可有些個費手續，和尙既攔阻我興一家武術，我也不能够叫他生存天地之間，不如我不管他的雙針，我用雙鐵將他扎死。他弄死我，我打死他，我二人當場殞命，這個仇也就算解啦，也免得叫天下英雄跟着我們受累。自己想到這裡，把心一橫，縱時可遲，那時可快，童林不管和尙的雙針，用雙鐵直奔和尙的胸膛刺來。此時濟慈要想往回撤雙針，也就難啦，和尙見此景況，明知道童林上月台尋他二人解圍，但是一剎那之間，亦勢所難能了。東西兩廊下的衆英雄，莫不毛骨悚然，俱為之可憤，正在此一發千鈞之際，就見由天井口上，跳下一人，手中擎着一對鹿角棒，直奔雙鐵雙針砸去。

只聽噠啷！一聲響亮，童林的雙鐵，與和尚的雙針，全都險些撤手。二人趕緊往後撤身，東西兩廊下的羣雄，俱都嚇了一恆，衆人舉目往月台上一看，由天井口上掉下來的這位，乃是一位年邁的老和尚。頭戴着蔬冠，身穿着孝衫，背後揹着一條哭喪棒，在旁邊地下，放着一對鹿角棒。這位老和尚在大雄寶殿以前，跪倒身形，放聲慟哭，就見紫面伽藍佛濟慈，即刻將雙針收起，也跟着跪在一旁，衆位正僕客與天下的英雄，俱都看着發恆，不解其中原故。猛聽牛兒小子高聲喊道：這個和尚，就是水晶長劍老，亞然和尚。我認得他。衆位僕客與貝勒爺一聽，這才明白，書中暗表，這就是前文書，巧手子恒僕到青草城極樂禪林，面見亞然老方丈，報告鐵善寺的十條絕戶計，與設擺地雷的機密，水晶長老亞然圖有德，原就保全叢林廟場，鐵善寺若無福無德，地雷一響，自己情願先登輪迴，與廟同滅，這本是老方丈，心內的主意。以至到了九月初旬，預備好了孝衣蔬冠，哭喪棒等物，亞然和尚帶領自己學藝的徒弟，金面韋馱法正，由極樂禪林起身，趕奔鐵善寺而來，至九月初八，爺兒兩個就來到鐵善寺的後山，山砬，先找了個小店住下，次日清晨，開發完了店飯賬，爺兒兩個由店內出來，來到鐵善寺的後山。

第五回和尙先打發法正，繞走前山口，亞然這才奔鐵善寺的後牆，來到牆根以下，自己把包伏打開，將八孝衫蔬冠等物，穿戴齊整，將哭喪棒在背後一揹，將鹿角取出來，掖在腰間，把包裹往身上一圍，這才縱身形，躍過天牆，竄房越脊，如走平地，直到大雄寶殿的房坡，順着前坡，爬上罩棚，來到八角的天井上，往下一看，天井口上牆，俱都是四方的玻璃窗戶，在玻璃窗戶之下，有一層銅絲網子，亞然往月台上一看，可巧正趕上童林上月台，與濟慈正要比試，其實亞然可不認得童林，皆因童林這身上的滑子撥開，把窗戶上玻璃敲下四扇，又用手運用鷹爪力的工夫，把四外銅網擰斷，這一來更

得看瞞，那一位說你別說騙，你不是說行俠作義的，外面有風吹草動的聲音，都聽得見嗎，那並不是白天，那說得是夜晚，人聲寂寥之時，如今鐵善寺月台上正在要緊的時候，又有天下英雄，嘈雜之聲，別說天棚上有這麼點聲音，就是再大點兒，也聽不見，皆因衆人全副精神，全都貫在月台之上，所以亞然和尚由天井上往下看，一來誰也不留神，再者誰也想不到，因此亞然和尚，才看明童林與濟慈動手，以致他二人一比試掌法，亞然一看童林的掌法，不過八八六十四手，及至一遇兵刃，亞然再看童林的雙劍，也不甚出奇，他知道童林不是濟慈的敵手，水晶長老亞然僧，正看到得意的時候，猛然吓了一跳，一看童林與濟慈要拚命，別人又沒有這種工夫，前去解救，自己只得將鹿角棒擎在手中，身形一轉，由天井子上，往下一縱，對準了濟慈童林二人兵刃的正當中，用鹿角棒往下一分，自己這才劍俯伏在地，將鹿角棒放在身旁，伏首慟哭，連頭都不抬，書中代表，老和尚所哭的，就是鐵善寺的存喪亡在此一舉，別人哪裡知道呢，于恒一喊出水晶長老亞然和尚的名字，大家這才知道，衆位俠客俱都痛哭，亞然一聽此人發話是京口，這才舉目抬頭觀看，上下一打量貝勒爺，遂問道，閣下貴姓高名，前來解勸小僧，貝勒爺帶笑說道，和尚若問，在下名呂胤禎，乃京都得人氏，和尚趕緊叩頭說道，莫非你老人家就是貝勒爺嗎，貝勒爺說道，不錯，正是在下，亞然叩頭說道，恕小僧多有唐突，冒犯尊顏，望貝勒爺格外施恩，寬赦小僧，貝勒爺擺手說道，老方丈何出此言，今日方丈到此，但不知爲了何事，有話當面直談，又何必放聲慟哭呢，和尚聞聽，嘆了一口氣說道，貝勒爺有所不知，容小僧慢慢得陳述，只因小僧這兩個師姪，不達時務，設擺九月九重陽大會，內中暗藏十條毒計，故此得罪了天下得英雄，小僧特來以身贖罪，惟恐天下英雄及各位俠客不肯相容，因此沉痛，貝勒爺你老人家，若肯擔負保全小僧得鐵善寺完全得責任，小僧方敢站起來，與你接談，和尚所說得這些個話，貝勒爺

聽着，不甚了解，書中代言，皆因鐵善寺濟慈濟源，師兄弟二人，設擺重陽會，暗藏十條絕戶計，所爲童林與鎮東俠二人，連累天下的英雄俱都要一網打盡，所幸未成事實，比所請得罪了天下的英雄，及各路的俠客，若不然怎麼別人勸老和尚，老和尚低頭不語呢，皆因衆位俠客，擔不了這麼大的沉重，趕到貝勒爺勸他的時候，亞然一聽他老人家說話是京口，以至一問他老人家的名字，果然是貝勒爺正。

別看貝勒爺武術上沒工夫，他老人家才能够作得了各位俠客與天下的英雄主意，所以亞然這才與貝劍勒爺直接談話，此時貝勒爺聽和尚說，要求貝勒爺擔任保護鐵善寺完全的責任，貝勒爺以爲這個事情，不要緊，遂對和尚說道，老方丈只管放心，鐵善寺叢林廟場，乃是佛門善地，嵐禪情願擔負完全的責任，水晶長老聞聽，遂向貝勒爺叩頭說道，爺你既肯施恩，命小僧五衷感激，銘於肺腑，說着話站起

身形，貝勒爺令亞然將麻冠孝衣撤去，又與鎮東俠候振遠，西方俠長臂崑侖于洞海，畫地無形，逸俠

甘鳳池，北俠秋佩雨，南俠司馬空，童林及各俠客，一一介紹完畢，然後一同進了大雄寶殿，亞然與濟慈，叔姪二人後面跟隨，進了大殿之後，亞然命小和尚調擺架椅，先讓貝勒爺坐了首坐，然後大家，按次序落座，小和尚獻茶已畢，然後亞然帶着濟慈，朝上跪倒，請貝勒爺，出而調停，貝勒爺趕着說道，願聽貝勒爺示下，貝勒爺不慌不忙，伸出三個手指頭，遂與老和尚說道，欲令

第八胤禱調和錢善寺與天下的英雄合爲一家之事，本貝勒早有成竹，就恐怕方丈不允我之所請，老和尚接着說道，願聽貝勒爺示頭，缺一而不可，和尚接着說道，願聽爺的三事，貝勒爺說道，第一件，本廟之錯

•，很錯在你一人身上，縱匪爲患，其罪難赦，鐵善寺數百年清靜的禪林，乃是十方長住之所，你不應當將廟場讓與你兩個師姪，這一來本廟豈不成子孫院了嗎，你既知你兩個師姪俱都不肖，你反到把

清靜的廟場枉讓，他二人剝得此權，惹得逞凶頑，恣意潛收匪人，以致清廟錯竊敗壞佛法，此事皆由你一人身上所起，事已至此，本廟殘局

柯人收拾，必須還得你。去貝勒的心意，幹是命你偶然回府主持，整頓本廟的一切事項。將廟內刷油一新，以釋你的前罪，濟濟濟源之事，既往不咎，可有一節，必須將他二人撥至少林寺，重新學禮三年，方准入廟。此爲第一件。亞然聞聽說道，小僧焉敢違背你的吩咐，無奈小僧已是出廟之僧，此廟然能再進。貝勒爺帶笑說道，此乃本貝勒得主意，何人敢違。你若不收拾本廟的殘局，何人能够爪牙呢。而然聞聽，萬般無奈，只得點頭應允，遂說道，願聞你得第二件，貝勒爺說道，你要問第二件，就是此次於九月九日設擺重陽天下英雄會，其中的意思，原爲是萬朵桃花一樹生，天下得武術合一家。按你們僧家所云，就是不二法門，仍然還按照初衷的本意，回頭把棹椅調開，叫天下得英雄，仍然入座暢飲，以賀今天重陽大會盛況，事畢之後，勿論那位英雄，有絕藝者，將學藝留在鐵善寺月台之上，以作永遠的紀念，此之謂不失信於天下的英雄，這是第二件。若談到這第三件上，可並非是我相護童林，這個事情本是當然必有的事，皆因童林此次出京，本是奉旨捕盜，捉拿盜寶的二寇，小粉蝶韓寶，閻海蛟吳智廣，這兩個人乃是八卦山，大寨主李昆的羽黨，童林若破八卦山，皆因八卦山山勢凶險，人若少了是萬不能成功，我有意請方丈代童林請約天下英雄，以及本廟的和尚同未走的俠客英雄，幫助童林先破八卦山，捉拿盜寶得二寇，就用本廟爲下處，所有一切的用費，皆由你們鐵善寺整辦。輔助童林一臂之力，此爲第三件。三事若缺一，胤禎不敢負責，保全鐵善寺得完全責任，那時你再另請高名，出面調停。亞然和尙一聞此言，心中想道，第一二件，均可施行，惟有這第三件，本廟得整辦出多少錢，雖然心裏這麼想，還不敢不答應，只得連連的點頭稱是，遂即說道，小僧情願遵從你得三事，貝勒爺復又說道，回頭本貝勒給你們這廟裡，寫一塊匾，大大得寫四個字，武術化一，懸掛在大雄寶殿之上，以傳永久，作爲紀念，然後大家入坐，暢飲開懷，總不愧這次九月九日重陽大會得景況，衆人一聽，俱都讚稱此事，水晶長老亞然，即刻往下吩咐，命大和尙打掃月台，調擺棹椅，請衆位英雄，隨便入坐，自此天下武術合爲一家，然後又命人請貝勒爺，書寫匾額，用黃

璽

正

劍

俠

圖

圓

龍

蛇

亞

然

親

自

持

壺

蓋

毛邊紙四張，用漿糊貼在一處，先用白布將紙毛子擦下去，將壓汗抓筆，都預備好了，請貝勒爺書寫，此時貝勒爺正在高興的時候，遂將抓筆擎在手中，寫了四個大字，武術化一，一揮而就，真是筆走龍蛇，字態端嚴，有小和尚將字拿到下面，亮乾之後再刻匾額，擇吉懸掛，不在話下。單說貝勒爺，將字寫完，亞然僧吩咐調擺棹椅，請貝勒爺仍然上座，衆位俠客在兩旁相陪，工夫不大，酒肴滿棹，亞然親自持壺把盞，然後謝過貝勒爺成全之德，自此真可稱得起紅花白藕青荷葉，三教皆是一家人，貝勒爺舉目一看，只見兩廊下的英雄，大家均已入坐，划拳行令，酒肴滿案，杯盤狼藉，熱鬧非常，再看天下的英雄，高矮不齊，胖瘦不一，一位一位的，俱都是精神百倍，貝勒爺不由得心中高興，多飲了幾杯，衆人正在高興彩烈之際，忽然由外面進來一個門頭僧，來到棹案之前，合掌問心，口中說道，啓稟童俠客得知，外面有一人求見，言說有要事相商，不知童俠客可肯賞見，童林聞聽說道，你叫他進來，小和尚答應一聲，轉身出去，工夫不大，由外面進來一人，童林一看此人，很是眼熟，就是想不起他是誰來啦，就見此人生的大身材，身穿藍布褲褂，腳底下白襪酒鞋，抄包盤腰，頭上藍紗帕崩頭，四方的臉面，黃臉膛兒，兩道濃眉，直插入鬢，一雙圓睛，神光飽滿，准頭豐隆，方闊海口，大耳朝懷，此人來到大雄寶殿之上，一看見貝勒爺，趕緊倒身下拜，口中說道，實不知貝勒爺，八大駕在此，恕小子多有冒犯，貝勒爺說道，壯士免禮，此人復又衝着童林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，前次多集蒙俠客爺，贈銀成全之恩，至今銘於肺腑，今日特來面見你老人家，以報昔日之德，童林聽他所說的話，不甚明白，雖然看着他眼熟，就是想不起他是誰來啦，遂說道，這位英雄請起，童林向貝勒爺說道，爺你認識此人嗎？貝勒爺含笑對童林說道，你不認得他嗎？這不是當初在清河油房餓，賣藝的爬山虎趙勝嗎？童林猛然想起來啦，遂向趙勝說道，閣下因何事至此，趙勝將要開言，自己舉目往四外一看，似乎有碍口話似的，童林一看，就知有密秘大事，不肯當眾聲明，遂向趙勝說道，有什麼的事，你只管說，所有在坐的，俱都是自己心腹人，絕無有走漏消息之人，趙勝聞聽，遂口中說道，望俠客

13

簫容小子慢稟，皆因小子前次困在清河油房鎮，賣藝之時，實不知貝勒爺，與閣下威名，皆因貝勒爺相助資斧，都是你老人家的成全，小子才到了雲南八卦山，金家道口，在酒店之內，見着我那兩個師弟，金錢豹金榮，艾葆花班豹金亮。他二人把我留在酒店之中，款待於我，日子一長了，我才知道金家道口，乃是八卦山的山眼，這就是專爲探聽外面事的山眼，無論有什麼事，都得由金家道口經過，後來他二人，將我帶進了八卦山，九宮連環堡，面見大莊主李昆，多蒙李太極恩待於我，命我在後山，專管採藥喂兵。後來我在山中日久，地理純熟，李太極這才命我在八卦山中，充當尋山的小寨主，日子一長了，我才知道，趕情因爲俠客爺拳打雷春，三小二次下山，賀豹又被打，韓寶命人把賀豹送回山中的時候，是我親眼得見，到後來我又聽說，韓寶吳智廣盜國家御用的東西，陷害你老人家，他二人是爲那二次一掌之仇，慘老人家又奉旨捕盜，後來又在杭州擂台上，掌打四莊主法禪和尚，真乃是仇上結仇，冤上加冤，至今，我們大莊主李崑，恐怕韓寶吳智廣，漂流在外，到處惹禍，這才派人下山，把他二人找回山去。如今小子聽八卦山，探事人報告我，大莊主，言說閣下九月九日，赴重陽天下英雄會於鐵善寺，小子恐怕俠客爺，不知二小現已回山，小子才暗暗的下山，特來與你老人家報信，爲報當初贈金成全之德，小子還不敢在此久停，若要被八卦山知曉，小子實在吃罪不起，我還是當面就要告辭，童林一聽趙勝言語直爽，自己並不疑惑，遂向趙勝說道，真難爲閣下對我這一片好心，叫閣下多多受累了，日後我若將八卦山事情辦完，我必要保舉你呢，趙勝聞言，含笑說道，那就是第八勝出離鐵善寺去了，童林遂向衆位俠客說道，如今盜寶二寇，業已歸山，小弟可要辦理八卦山之事了，童林這句話將才說完，就聽旁邊有人說道，童賢弟，休要性急，我有幾句話，說與賢弟你聽，童林擡目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北俠秋田秋佩雨，童林說道，老哥哥有何指示，小弟願聞高論，北俠以手捻鬚，微笑說道，童賢弟有所不知，據劣兄我想，趙勝來得慌張，走的急快，其中多有令人見疑之處。

童林聞聽，遂向北俠說道：「你既看他來的恍忽，依着你老人家的主意，應當如何呢？」北俠接着說道：「依劣兄的主意，此事千萬要慎重而行，劣兄倒有一個主意，前次我不是與你說過嗎？若到了八卦山，勿論有什麼事，賞給我一個信，我可以替賢弟你大小為點力，如今趙勝前來報信，是真假難辦，倒不如劣兄我到八卦山去一趟，明着是看望我師弟法禪僧，暗中再調查盜寶二寇的踪跡，多者五天，少者三日，如二寇果在山中，我回來報與賢弟，現有羣雄在此，然後咱們大家再議破山之策，若二寇不入他們的圈套，也是有的，此去我若得着他的底細，咱們可就上不了他們的當啦，不知賢弟以為如何？」北俠在山中，那一定是李昆他等的詭計，他又知道賢弟你的性情急躁，故此特用趙勝，前來引誘，令賢弟入他們的圈套，也是有的，此去我若得着他的底細，咱們可就上不了他們的當啦，不知賢弟以為如何？」大家聞聽北俠之言，當為有理，遂一同向北俠說道：「老俠客言之甚善，你若辛苦這趟，真是一舉兩得，只勸爺也在一旁說道，老俠客這個主意很好，童林聞聽大家一齊贊成，這才與北俠商議停妥，遂用完了酒飯，北俠這才收拾自己的包伏，這才當衆告辭，趕奔八卦山去了，衆位俠客看北俠走後，就在大殿之內，談今講古，無非是講究些個各門的拳術，武學中奧妙精華，直頂到用完了晚飯，水晶長老亞然，這才吩咐廟內的小和尚，與天下的衆位英雄，安置宿室，先請各路的英雄，早早的休息，衆位俠客陪着貝勒爺，直談道天交二鼓，童林與衆位俠客，才够奔東跨院兒安歇，亞然和和尚叫衆位俠客八位俠客陪着貝勒爺，直談道天交二鼓，童林與衆位俠客，才够奔東跨院兒安歇，亞然和和尚叫衆位俠客的徒弟，將大殿之中的包裹，收回東跨院兒，各人認各人的包裹，趕到劉俊一找自己的包裹，把劉俊吓了個胆裂魂飛，別人包裹俱都在此，惟有自己的包裹，竟自不翼而飛，心說：「要是我一個人的包裹丟了到不要緊，惟有我師夫童林，赴會之時，他老人家把包伏交與我，那包伏之內，有拿盜寶二寇的龍批大票，海捕的公文，此時可把個劉俊給急壞啦，書中暗表，皆因童林臨赴會之前，恐怕到了鐵善能製造寶甲，可就包在一處了，可巧今天晚晌，單獨把自己這個包伏丢了，劉俊雖說心中害怕，自己

又不敢聲張，遂暗暗的把此事告訴自己的恩師童林。童林聞聽將包伏丟失，心中也是着急，頭一件

包伏之內的文書是要緊的事，常言有句話，私燭文書官憑印，若要沒有文書，如何捉盜寶的二寇，倘

若拿住盜寶二寇，也是無處交待，自己又不敢聲張，如若聲張出來，一來自己有俠客的名望，要對人

一說我丢了東西，我還稱得起俠客嗎，再者說與衆位俠客臉上也不好看哪。此時又是兩造相合之時，

若將此事一發表出來，豈不是令人家多心嗎，因此童林暫將此事壓住，並未聲張，又囑咐劉俊，不准

對外人提說此事，這本是書聖的暗表，單說各位俠客與衆位英雄，到晚間各自休息，一夜晚景無事，

到了第二天，衆人起來，梳洗已畢誰一同來到大雄寶殿，無非是大家聚談往事，等候北俠的回音，誰

正想一連五天，秋田一去杳無音信，童林心中甚為焦急，遂發言向衆人說道：秋老俠客，去往八卦山探

劍事，一連五日，未見回音，恐怕其中有意外之變吧，童林這句話將才說完，就聽旁邊有一人答言說道

俠客不必暴躁，小僧倒有一拙見。童林舉目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是水晶長老，亞然老和尚，童林

遂即說道。老方丈有何高見，童林願聽方丈法教。亞然說道。小可願聞方丈金石之論，老方丈帶笑說道，若依小僧之見，不如寫一封書信，命一能幹事之人，前去下書，明着可是下書，暗着打探老俠客的下落，與韓寶吳智廣是否果在山中，不知童俠客意下如何，童林說道，老方丈言之有理，自己也不與衆人商議，命小和尚取過文房四寶，自己親筆寫了一封書信，將書信寫完，回頭向自己這幾個精明的徒弟說道，我這封書信，是往八卦

第山投遞的，你們那一個願去，就見旁邊轉過一人說道，恩師，弟子願往，童林一看，非是別人，正

是劉俊，書中代言，皆因劉俊拜在童林門下，寸功未立，今情願前去下書，這才任旁邊答言，童林手

集繫書信，看着劉俊說道，我命你帶着這封書信，明日清晨，前往八卦山面見大莊主李太極，你當如何

交待，劉俊正色說道，恩師請放寬心，弟子絕不辱命，童林聞聽，點頭說道，我正要命你前往，劉俊

將書信接在手中，轉身出離大殿，够奔東跨院，自己的住所，候至次日天明，再往八卦山下書，不在